

# 紅淚影

一名外國  
紅樓夢



上海世界書局印行

# 紅淚影目錄

- 
- |     |          |          |
|-----|----------|----------|
| 第一回 | 重似續老藩侯訓姪 | 興學校貴公子延師 |
| 第二回 | 楊柳風前花逢解語 | 芙蓉露下草種同心 |
| 第三回 | 射影含沙人言可畏 | 離鸞別鳳我恨伊何 |
| 第四回 | 腸斷釵分悲流鶴血 | 情憐玉碎願結鴛盟 |
| 第五回 | 郎對織練莫忘織素 | 卿何多病半爲多愁 |
| 第六回 | 燈紅酒綠共泛平湖 | 石爛槎枯難填恨海 |
| 第七回 | 鳳背同騎姮娥奔月 | 驪歌代祝夫婿封侯 |
| 第八回 | 偶現曇花根同幻化 | 再尋蕉鹿夢已忪惺 |
| 第九回 | 邊夫人設帳授門徒 | 安爵主遺金託孤女 |

- 第十回 故劍猶存鸞膠再續 掌珠遽奪樛木同搆
- 第十一回 觸物感懷鶯憐燕愁 談風弄月柳妬花嬌
- 第十二回 觀來書貧嫗起貪心 評絕豔郎君具冰鑑
- 第十三回 寫相思暗題紅豆曲 經故里愁對白榆天
- 第十四回 蕉葉有心空知捲雨 楊花無賴祇愛隨風
- 第十五回 沈香臺化作武陵源 蘭花榭差比長生殿
- 第十六回 水綉一池千卿甚事 波涵千頃似我深情
- 第十七回 小伯爵思射孔雀屏 癡公子代傳青鳥信
- 第十八回 六禮告成結褵有待 萬緣俱斷破甑難完
- 第十九回 紅蠟成灰心猶未冷 冰蠟到死絲尙頻抽
- 第二十回 子母林銜憤擬投繯 姊妹花反顏思割席

第廿一回 寒侵么鳳嬌增驚心

疾變河魚名醫束手

第廿二回 草太醫關懷防內賊

安小姐揮淚慰癡郎

第廿三回 慾念既深焚琴煮鶴

天良難昧返璧還珠

第廿四回 痛離恨遺札了塵緣

慶合歡交杯成大禮

# 紅淚影卷二

英國巴達克禮著

息影廬主繙譯

第七回 鳳背同騎姮娥奔月 驪歌代祝夫壻封侯

却說浩伯正在與哈列頓談到投機的時候。忽見府裡中軍跑來。說是家中接到一封緊急的電報。請他立刻回去。浩伯因此別了哈列頓。急忙登車。望尼華士里直發。一路上左思右想。總想不出這急電是從何處發來的。及至回到府中。已經月上雕闌。滿牆花影。聽那魚更剛鼓四下。夜色沉沉。萬籟俱寂。因入到私室。脫下了禮服。一眼瞧見桌上放着一個淡黃色的長方紙封。外面寫着尼華士里府城內一等侯安邸。投呈字樣。浩伯忙拾起剪刀。剪去了封口。打開一看。原來是克信由羅馬發來的一張明碼長電。上寫着。

故作閼葫  
讀者  
猶度  
令蘆

兜頭一喝  
三日耳聾

號汝第三次出  
汝歷之名

璐環知之。汝信已悉。吾不解汝何苦枉耗許多楮墨。向我說此謬言。囁語也。汝亦知我家爲何等系族乎。今汝欲與一來歷不明之簾人女結婚。汝眞家門中不肖敗類。辜負君恩。有忝祖德。鄉黨所不齒。族衆所不容。此等異想天開。直是喪心病狂。不知天高地厚。我勸汝亟除妄念爲佳。汝尙記我臨行所囑。何言乎。曾幾何時。遂茫無記憶。竟同隔世乎。汝若執迷不悟。吾惟有擇依歷過繼我本房而已。前月曾接威爾遜來函。伊意極欲將其次女妻汝。汝若爲我家佳子弟。則急宜早日成婚。以慰我暮年。吾死亦目瞑矣。吾深知少年人輕薄浮躁。每易爲邪緣所引。在汝之意。不過謂此女愛我。其情決非他人所能及。故視天下一切閨秀。有如糞土。然亦知偷遇名姝。其情更有駕乎。此女之上者乎。小家碧玉。但知迎奸賣俏。豈能及大家閨秀之靈範哉。今汝薄視汾陽之婿。而甘。

此言太過

贅外黃之家。汝自以爲高尙。自旁人視之。幾何不譏其無耻也。吾行年已過半百。每見衆生吃苦。從未有如世家娶賤女之甚者。吾恐汝中毒甚深。變生旦夕。故不及修書。急電佈知。聽汝自擇可也。克信特電。

浩伯看罷。急忙將那電碼摺起。塞入襟袋內。那臉上一陣陣的發熱起來。額上的汗如雨點一般。心裏又氣又痛。愈氣愈苦。愈痛愈悲。便倒臥榻上。啞然無語。一夜未曾交睫。次日茶飯不思。氣倦懶言。終日祇是咄咄書空。短歎長吁。如癡似醉。左右摸不着頭緒。又不敢動問。因此一家上下都徬徨起來。那幕府裏各位師爺。頻頻過來探聽。查問左右。少爺的病究竟是因何而起。左右答道。自從昨夜看過了電報之後。便倒臥牀上。一直至今。未曾沾過水米。方纔醫生來胗視。說是憂慮過度。七情紛擾。傷了心脾腦筋。因而牽動。總要靜養數天。並尋些快樂的事。開開心胸。那就容易好了。那師爺們又問。究

到儀命符又  
不<sup>死</sup>浩伯之幸耳

竟那急電是由何處發來。爲着何事呢。右右答道。我們正因不知底細。所以無從揣測。我們見少爺的病來得奇怪。正想尋那電碼出來看看。知到他爲着何事。我們纔可以想法子替他分解。不料找了半天。翻筐倒篋。那一處沒有找過。總找不出來。想必少爺自己收藏起了。那師爺們聽罷。也無計策。祇好說幾句安慰的套話。並叫左右要加意保護。就出去了。如是一連鬧了兩天。至第三日晚飯時候。浩伯神氣稍清。在房內用些雞粥。忽又接到克信寄來墨信。一封。浩伯讀了兩行。便叫左右將粥撤去。自己關上了房門。獨坐在靠椅上。再讀那信。讀畢。長歎了一聲。說道。罷了。罷了。這段姻緣。就算是一場春夢。便了。說到這句。那眼淚就簌簌的掉下來。哭了大半夜。搗枕搥牀。計無所出。末後想到人生得遇知己。本來是極難的事。得一個絕世的佳人做了知己。那更是千載難逢的。我如今得着這樣稱心滿意的奇遇。一日爲勢所。

無可奈何  
之念

想入非非  
文心幻極

逼交臂失去。就使他日貴爲卿相富敵君王也。何中用呢。人生至此樂趣毫無。我不若就此披髮入山埋沒姓名與世長別。尙落得個乾乾淨淨祇是阿禮斯待我的千種恩情萬般痴愛我怎好不告而去呢。罷了罷了我索性將這段委曲寫下一封訣別的信與他顯得我來去光明豈不是好麼主意既定看那壁上的報時鐘已交三點推窗一望但見銀河黯淡星斗無光萬疊秋雲如亂愁交迸耳聽那落月啼鳥長空斷雁都是一片別離酸楚的聲音忍不住又滴下幾點痛淚來行近書案順手拖過一張小椅坐下拉開抽屜取了一盒信箋出來拈管引紙正欲下筆瞥見盒上繪着一個宮裝的美小像猛念古代的風流天子蓋世英雄尙且爲着意中人甯願將錦繡江山棄同敝屣。何況我安璣環不過是個公侯的後裔罷了就使他日位列三台。

也不過是浮雲富貴任你祿食萬戶也不過是幻境黃粱區區一分的世職薄產算得甚麼想到此處不覺擲筆破涕大笑說道不錯不錯我明日見了阿禮斯自有主意說罷看那報時鐘已交四點五十分遠聽得寒雞漸唱因和衣小睡欲待天明誰想翻來覆去總不能成寐揭帳微窺窗外曙色迷茫已生白曉急忙爬起來將壁上的電鈴輕按旋有侍婢登樓向房門敲了兩下浩伯開了門着他預備浴湯那侍婢答應着去了浩伯隨卽下樓流洗一面吩咐厨子速備點心又着左右叫馬房配馬一疊連聲的催促到把一班家人忙煞那家人們見少主臥病了數日忽然龍馬精神各人都歡喜到了不得祇是清早起來便急要出府正摸不着什麼的緣故反覺得好笑不一刻膳房內擺上點心浩伯飽餐了一頓然後換了衣服踱出大門匆匆的上馬去了浩伯在馬上一路着想便有多少的心猿意馬繚繞胸中想到日後

二者不可得兼  
恨事亦是

與阿禮斯百年常聚。白首同歸。便覺得花好月圓。任你地上神仙無此樂境。及想到名利兩途。從此皆非我有。良田華屋。轉瞬皆非。便覺得地老天荒。難平缺陷。因此頃刻之間。方寸內的空中樓閣。變化萬千。恰似抽繭剥蕉。層層不斷。末後想到我與他今世的悲歡離合。都決在今日了。又覺得直捷了當。毫無掛碍。只因糊思亂想。也忘記走了多少的路程。約近午牌時候。遙望見前面萬戶炊烟。知是行抵安家堡了。因策馬望着學堂的路直進。來到約翰住宅門口。便下了馬。將繩繩拴在樹上。然後輕扣園門。扣了大半晌。裏面絕無聲息。心裏想道。莫非阿禮斯出外去了不成。但他一向甚少離家的。今日却往那裏去呢。一面着想。一面繞道步往他的後門。剛剛行到溪邊。忽聽得隔溪有人叫道。公子往那裏去呀。浩伯停步細看。原來正是阿禮斯。見他左手挽着一個小花籃。滿盛了無數的鮮花。右手摑着裙幅。笑容可掬。由小橋。

另開一  
力避上文境

東便行過來。浩伯道：妹妹你走往隔溪做甚事呀？那板橋是多年廢舊的了。萬一有什麼不測，那便怎麼好呢？你如果要往對岸散步等我明日着管事的造過一道新板橋後，你再去罷。阿禮斯笑道：犯法的人今日却碰見巡邏的警察了。我常時走過隔溪採摘四時的鮮花，也不知試過多少的次數了。昨日我見對面短籬下秋海棠開得十分嬌豔，因此携籃過去摘了一大把。回來後來老父說道：那花叫做斷腸花。我聽見這話，就連花帶籃都一齊拋入水裏去了。今早特意再去採過幾樣好花回來。但我常時聽見你說道：這裏的一花一本都是我們安府的物業，決不許外人採摘的。如今我知法犯法，不曉得爵主爺肯饒恕否？浩伯聽罷，不覺大笑起來。說道：別人違禁私自採花，是應該重辦的。但你是解語的花去摘無言的桃李，那還算是雅人深致小小的風流罪過也。不必追究了。阿禮斯道：既是這麼着，我就叩謝你這。

位護花的使者罷。浩伯看那籃內所盛的大半是合歡花與如意草，還有幾根天棘伴着幾條荷莖。就問道：這合歡花與如意草是有香有色的妹妹，歡喜這兩樣。到是不錯。這天棘荷莖非花非草，香色皆無，摘來何用呢？阿禮斯聽見便搖首歎道：世人俗眼看花大半都是皮相，鑑物古人有言：蘭生幽谷，過問無人；桃李炫時，人爭愛慕。就是這個道理了。我却與衆人不同，我愛這兩種花，卻有深意在內。因爲這天棘刺能傷手，願哥哥毋誤於迷途。這荷莖絲可牽情，願哥哥莫忘乎連理。我的見解旁人怎麼知得呢？浩伯道：妹妹，你真是梅花爲骨，白雪爲心了。古詩人云：嫣然一笑竹籬間，漫山桃李皆蠶俗。恰如爲妹妹寫照一般。妹妹不獨吐囑名貴，而且慧心絕人。我安璐環半世未遇過知己，今日卻得了一個豔妻，爲真知己我也。三生有幸了。我本來想做一部寄託的稗乘，將我們閨房逸事載入卷內，但一向未想得此書的。

人動  
覺更  
口香

的名如今就取名爲紅淚影將我兩人的境遇志趣都包括在內妹妹你道何如阿禮斯道妙極妙極又忙問道哥哥今日來得甚早莫非有什麼事故不成浩伯道不錯的原是有句說話要共妹妹商量阿禮斯道可有什麼重大的關繫在內麼浩伯道雖不見得十分重大但內中的關繫也自不小咧阿禮斯道既是這麼着我們就到前面的松樹下再講罷言畢挽着浩伯的手約行了五六十步來到一處松林下但見虬枝蔽日涼沁心脾滿地松花紛如雨點風過處遠籟自生洗盡紅塵的俗慮林下瘦石嶙峋如几案如古鼎如覆釜如磨盤或凸或凹或扁或圓離奇古怪不可名狀兩人隨意擇了一條長石坐下阿禮斯道我往常夏日在此避暑聽那松濤澎湃溪水潺湲每每手倦拋書一枕黑甜夢到羲皇以上想及有多少熟客此時正滿身臭汗如漿到是可憐得很哥哥你看林外的花明草媚溪頭的魚鳥忘機我們

不可辜負了這美景。今日只許談風物，不要談那惱人的俗事罷。浩伯笑道：我們所談的無非是兩相愛悅的心事罷了。那有什麼惱人的呢？兩人正在說笑，浩伯偶因松花落在肩背，回頭拂拭，猛見一本藍皮金字的小書，擋在阿禮斯的左側。浩伯道：這是妹妹帶來的書麼？阿禮斯笑道：是我帶來此地閒着的。祇是生憎那野鳥喧啼，流泉幽咽，令人不能靜讀。就是了。浩伯道：這是什麼的書呢？阿禮斯聽了這問，臉上忽然漲得通紅，倉皇無措，回答不出。急忙一手按在書上，將那卷面的金字標籤掩着，說道：哥哥，你不要看罷！我不願意你看這本書，你可聽我的話罷。浩伯見阿禮斯慇懃可人，那皓腕接在書上，潔白如玉，忍俊不禁，一手摟着他的肩。阿禮斯用手來格，那本書便露出來了。浩伯警眼看見，籤上題着「貴族內則」四字，心裡想道：原來他恐怕到了我家，不曉得命婦的儀文禮節，在此偷偷學習。那到是他一片苦心孤。

旨令人可愛的祇是貴族婦女的禮教。一言一動都是自幼在家庭教育上閱歷得來。決非率爾操觚可能強效的。如今靠着一卷坊刻的俗本來做準繩也未免臨渴掘井了。想到這層不覺哈哈大笑起來。回視阿禮斯只見他粉黛涔涔淚痕欲滴。浩伯驚問道：妹妹你又爲着甚事呀？好好的談笑着何苦又傷心起來呢？你的七情終日是這樣枉用。一定要傷身的。你自己不知到我却爲你擔心不少。我勸你將心事放開些。萬事寬懷纔是衛生的法子。你如能保重自己的身體那就算是愛我一般了。好妹妹你千萬記得我的說話纔好啊！阿禮斯道：我知道了。我看那本書又是忤了你的心了。但我的用意無非想學習些儀文。要知道那大家閨秀的禮教總要學到同那懿國府裡面的小姐一樣纔肯罷手。不過想着替你爭氣好博你的歡心便了。浩伯道：妹妹你要學禮數也不能靠這本書就學得來的。以我看來你的溫文。

你真不嫌我的舉動粗鄙麼。浩伯道。妹妹的性情言動全是一片天真。那怎麼算得粗鄙呢。你也太過自貶了。阿禮斯聽到這話。那臉上立刻變了喜溢眉宇。笑靨微開。便道。既是這麼着。我以後也不看那貴族內則了。省得悶人。昏昏的祇是禮數那兩個字。究竟是不能拋棄的。我總要留心學習些纔好。

浩伯道。那是不錯的。但不必太過拘執便了。這等都是閑文。如今有一句緊要的話。要共你商量。你且靜聽我講罷。我兩人的窮通得失。都決在今日了。阿禮斯聽見這話來得蹊蹊。那臉上又變了愁容慘淡。便道。哥哥我看你的顏色大異。一定心中有什麼爲難之處。你的說話是凶多吉少的了。浩伯道。